

房陵黄酒三千年

■ 杨荣彬

华夏血脉，浩浩汤汤。若寻一款兼得庙堂气度与山野温情，既载千年文脉，又融市井烟火之酒，房县黄酒当为翘楚。三千年岁月，这坛秦巴深山的糯米佳酿，自上古走来，历西周庙堂、汉唐风云、宋月清风，终入寻常百姓家。半是风雅，半是温情，沉淀着荆楚大地的岁月芬芳。

房县古称房陵，深藏鄂西北群山。境内山泉清冽，气候温润，孕育出源远流长的酿酒文化。

房县黄酒的根脉，远比世人想象深远。七里河遗址距今约4100至4600年，出土大量盛酒鼎罐和高杯盂形器，印证了这片土地最早的酿酒活动。其后，西周、春秋战国至汉代，房县均有古代酒器出土，酒文化脉络从未中断。房陵先民在华夏文明黎明时分，便已掌握用谷物酿酒的技艺。房县黄酒，堪称中华黄酒的“活化石”。

房县黄酒真正定型并登上历史舞台，在西周。它有了第一个名字——“白茅”，因以白茅滤酒而得名。相传西周大师尹吉甫为房县人，他将故里“白茅”带入宫阙，敬献周宣王。开坛满殿飘香，宣王尝后大赞，册封为“封疆御酒”。自此，房陵黄酒自山林走入庙堂，登礼典、人祭祀，成

为西周宴饮风雅的重器。

此后，房陵黄酒并未止步于庙堂。汉朝时，它已广为普及，成为达官贵人的随葬品——1974年房县七里河汉墓出土的酒具，便是明证。

房陵黄酒真正的鼎盛荣光，在盛唐。公元684年，唐中宗李显被武则天废为庐陵王，贬居房陵十四载。深山幽居，唯有本土黄酒朝夕相伴，慰藉孤怀。随行宫廷匠人与民间酿法融合，以地下泉水、糯米、米曲酿出温润绵柔的黄酒。待其复位归朝，感念房陵酒恩，特赐御名“皇酒”，列为皇家贡品，岁岁入长安，专供皇室宴饮。自此，“房陵黄酒醉天下”的佳话代代流传。

盛唐宴饮风雅，酒入诗章。李白写“玉碗盛来琥珀光”，那抹琥珀，恰是黄酒最温润的底色。房陵黄酒入杯，流光潋滟，不张扬，不冷冽，暖意自生。诗仙是否亲尝房陵酒，史无确证；不过“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一句，却道尽房陵酒温润不烈、房陵人温润谦和的人情。酒至此处，异乡亦可认作故乡。

自唐以降，房陵黄酒在岁月流转中不断积淀。宋代，它被冠以“房州琼酥”之名，载入张能臣《酒名记》，与宫廷御酒齐

名。明清时期，房县饮酒之风更盛。清乾隆五十三年《房县志》载：“房县人皆爱喝盏酒，一人喝十几碗不算稀奇。大多喝酒后皆不食饭，有从晚喝到天明者。”旧时房县城西关黄酒铺林立，门前摆着大瓦缸，搭洁净纱布，扣一瓷碗。挑夫们掏出几个铜钱，舀上一海碗，畅饮后满脸红光，再继续赶路。一缕酒香穿越千年，从未断绝。

房陵黄酒，雅俗共生。上可佐皇家礼宴，承王朝风雅；下可伴乡野欢聚，暖百姓日常。婚丧年节、邻里相逢，总少不了 一壶温黄酒。匠人格守古法，以山泉糯米为底，红蓼花制曲，时光为酵，不逐浮华。房县黄酒之“鲜活”，根植于不可复制的生态禀赋——神农架山系冰川融水形成的富锶冷泉，年均15.4℃的气温与240多天无霜期，孕育出丰富的酿酒微生物群落，构成“离开房县酿不出房县黄酒”的生态壁垒。

房县黄酒最“让人销魂”。外地朋友初尝，只觉甜润软糯，直呼“分明是甜饮！”于是连干数碗，浑然不觉。殊不知甜味迷惑味蕾，酒是中午喝的，风是下午吹的，人是第二天中午醒来的。民间云：“一杯浅尝，闲话悠悠；三杯下肚，扶墙溜走。”这酒

的品性，恰如房陵人的处世之道——谦和温润待人，真章都在日久见人心处。

如今的房县黄酒，早已化作房县人刻入骨血的生活底色。晨起温酒暖身，暮聚酌酒叙情，四季烟火，酒香相伴。它包容有度，宴席可撑风雅，小聚可衬温情；老少皆宜，冷暖相宜。2013年，房县黄酒酿造技艺入选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2014年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2023年建成全省唯一的“湖北省黄酒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从农家小酿到产业集群，从乡土好物到全国品牌，全县黄酒产量达10万吨、产值45亿元，品牌价值达166.46亿元，不仅进入国内一线城市商超，而且漂洋过海远销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柬埔寨等国际市场。

三千载时光沉淀，一坛黄酒贯通古今。回望过往，它是御赐琼浆、杯中诗韵；放眼今朝，它是非遗瑰宝、产业名片。一盏琥珀佳酿，浅酌有香，细品有韵，“玉碗盛来琥珀光”——这七个字，既是诗人对一盏美酒的赞叹，也是房陵黄酒三千年不曾黯淡的底色。帝王气度、文人诗心、百姓温情，尽数藏于这一盏琥珀光中。岁岁飘香，生生不息，在秦巴山水间，续写荆楚大地绵长的酒韵与人间温情。

一树栾黄染秋光

■ 张志刚



绿叶金花。刘昆 摄

树把一生的悲喜都藏在果荚的褶皱里。即便掉落满地，也依然精巧可爱。正如驻村岁月，有委屈、有汗水，但更多的是看着村容村貌改变、村民腰包鼓起来后的欣

慰。仿佛在说，生活或许破碎，但只要还有这些细碎的美好值得捡拾，日子就依然透着光。史铁生说，生命的意义不必宏大，如同栾树：“只管生长，不问意义”，却

在寂静中照见天地与众生。驻村干部也是一样，不求轰轰烈烈，只管脚踏实地，在乡村振兴的沃土上默默耕耘。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栾树的收获，是把春夏的阳光雨露，酿成了满树摇曳的红灯笼；而我们的收获，则是把无数个日夜的奔走与坚守，化作了山乡巨变里的勃勃生机。看着曾经身处贫困的乡亲们脸上绽放出的笑容，看着这条走过无数次的泥泞小路变成了宽阔平坦的水泥路，我深深地明白驻村工作最大的收获，不是荣誉与掌声，而是这片土地真正的拔节生长，是老百姓心底那份踏实的安全感与幸福感。

世间最好的状态，大抵便如这秋日的栾树：不必万众瞩目，遵从本心，热烈绚烂，兀自发光。它举着淡金的云朵，在人们突然抬头时，递来一小片晴空；它用静静伫立的从容，诉说着无论顺境逆境，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色彩。

一棵栾树，就是一场盛大的秋天。一段驻村岁月，便是一生难舍的乡愁。栾树把春夏的故事都攒成小灯笼，在秋风中摇曳生姿；而驻村工作队，则在这片土地上，在默默耕耘中怀着一份期盼，如草木一般，兀自繁茂，兀自斑斓。

稻香深处是吾乡

■ 蔡远福

远方绵亘的女娲山如一条青龙，主峰下女娲擎石补天的雕塑轮廓时隐时现。逶迤的沟谷两侧的山梁像两扇如诗如画的屏风，把整个村落裹在空灵的时空里，满眼的黄土纹络，如秋阳下跃动的金。

村口堤岸上那株百年苍柏嶙峋的躯体早已盛满了这沟谷的回响，每每给我一种与纪念碑一样的庄重感觉，过往的人都会深情地抬眼望一望，与一河之隔的太山庙相映成趣。彼时庙名即村名，后易为小学学堂，村名也约定俗成般被口耳相传为大米沟村。2021年9月7日这天，这里被合并为新的行政村东河村。

大米沟，现下权当唤作村庄的乳名

吧。它沟沟交环着柴房沟、苦李子沟、李家沟等，这些丘陵沟壑像极了祖辈们布满皱纹却宽厚温暖的手掌，沉稳地托着这片灵性而温情的土地。正因为此，它是我骨子中最柔软的牵挂。七年军旅生涯最刻骨铭心的记忆，是收信看到信封上“大米沟”三个字的那一刻，这是远行游子与故土之间最深沉的心灵呼应。

这片河网交织、土地丰饶的沟谷，因水而兴，因稻而盛，凝结成独有的水稻种植文化基因。穿村而过的小河由上游段家河与梁家庄两条山溪汇聚而来，村里老人说，早在建村时先人就着眼于先造水系再建家园，立体交叉的暗流、明沟、坎井和蓄水塘等构成了独立而精密的给排水系统。

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一片片沿着地势走向随性延展的染上浅浅金黄的稻田，似是田畴写下的一行行缠绵的阶梯诗，稻浪翻涌的沙沙声响是山村最古老也最安详的歌谣，更像是与农人们的喃喃细语。水稻用绵密的叙述高调揭示着一个主题：此时的村庄是稻谷的村庄。

有一年，湖北广电台驻地记者王正科随我爬到一个叫“么事坡”的山顶上。有祖居于此的三户夏姓人家依旧一口篮球场大的天然水塘，在向阳的坡地垦出一两亩梯田种植高山糯稻，显得

另类。同行者惊叹：“这哪里是在种水稻？倒像是在供‘稻神’！”

不经意间，被一阵扑面而来的稻香撞了个满怀。它带着泥土气息的温润与澄明，浸着山村烟火气的氤氲与柔软，撩得你不得不起灶台前的母亲，想起餐桌上的那碗新米饭。此刻的沟谷仿若上苍赐予人间的一个偌大的香囊包，藏着千丝万缕的絮语。

我踏在一片熟悉却又久违了的节奏中，记忆的闸门被轰然冲开。村东头王家庄大院住着我的四位表叔。他们是村里的职业牛把式，每天迎着第一缕阳光，肩扛犁铧、耙盘，手牵黄牛，沉稳地走向一眼望不到边的坡地和水田，黝黑的脊背上淌着浑浊的汗珠子，老黄牛每一步都带着“呼哧呼哧”的闷哼。那时的我总会莫名盯着表叔们犁地耙田的模样看，看多了，看久了，觉得他们的样子就像书里说的流动着的精美浮雕一样。

在一垄田畴边沟旁那座坟莹前，我想起长眠于此的“水爷”张平礼。水是水稻的生命。他是村里的水管家、守水人。哪块稻田“渴”了，该进水了；哪块稻田“饱”了，要退水了，他用自己的方式与它们交流对话。两岸稻田沁透了他一生的汗水与泪水。他脚下淙淙的流水声总会在某个宁静的夜晚准时在我记忆里轻轻响起。

故土不语，但藏着最动人的乡愁。随着老屋荒芜，亲人离散，村庄变得时而恍惚时而清晰。不变的是，山崩沟壑依旧绵

邈苍茫，各种农作物依旧在农谚中蓬勃生长……与此同时，产业多元形态与农作范式呈现一派鲜活的现代气息。新农人用手机远程控制灌溉、除虫，无人机撒肥比人工快十倍，智能育秧插秧、收割脱粒，水稻现在过得比人还精致，眼前不禁漾开一片“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意象。某日我遇上一位当年老牛匠的后人王友贵，他笑着招呼我：“老表，县里农业土壤普查，确认我们这方土地硒平均含量高达1.105毫克/公斤，所出产的硒米核心功效是为人体补充有机硒，有助于维持正常的免疫机能，是甲状腺健康必不可少的微量元素。”他和媳妇李文忠住在镇上，却将“物以稀为贵，米以‘硒’为优”的品质符号叫响了线上线下。一代亦农亦商的新农人就像茁壮分蘖的秧苗，自我繁育，接续更新，在乡村振兴的图景中走出新的“稻”路。

蒙古族作家鲍尔吉·原野曾诙谐地写道：“如果有人请教我：你是什么材料的？我恭敬地回答：大米的！”我呢？我在大米沟看了一辈子大米，吃了一辈子大米。所以，我除了是“大米的”，更要郑重补上“大米沟的！”

暮色降临，夕阳将天边晕染成柔和的暖色调，远山静默，炊烟婉转，影影朦胧，这是独属大米沟的气象。不知不觉间，路边小楼里飘逸出张晓风的《我喜欢》：“小山谷里稻浪翻涌，美好的稻香飘腾着，慢慢地，沟壑的云霞被浣尽了，柔和的晚星——就位……”



圣都商城记

■ 张瑾溪

圣都曲阜，有圣都商城，在柏曼酒店后巷之中。

南北共长七十步，不及一箭之地，宽约五步，门店有二楼。由南一路北行，店家十余，多为艺术收藏类也。然亦间有笔庄者，名扶兴和；有框业者，曰洪臣。犹记其一名学而居者，虽值冬日，寒风过街，肆门前犹绿叶纷披，伴以粉嫩灼灼，甚可爱也。然则亦从中生，更添许多生机。后一名知新室者，“知新”甚好，盖出自《论语·为政》，有“温故而知新”之句，或曰巧合，亦不碍其意也，许是冀其常持宽心，常保精进。又有装裱者，名宣和，非装裱俗物，乃事于古书画者。收藏者二家，曰宋家，曰顺友。继之二斋，曰蕙兰，曰会悦。又有崇文堂、作穆等。肆门前皆少有人烟，然绿植犹可见，红花犹可闻。

虽曰商城，然实无有商城气。人虽寥寥，亦不失为风趣，少些子风尘气，增天地之灵气。故入此巷，有感舒畅，不似外之攘攘。于店家主人，确是不好，盖店者多冀其攘攘也，如有不顺俗而为清流者，是难且奇也。生意者，生意也，冀其流通货物。如此圣都商城者，于高雅之世，居高雅之地，多高雅之民，可望其兴盛也。

【作者简介：张瑾溪，生于二零零七年，山东青岛人。闾里书院文言写作五班学生。】

游水瀑沟记

■ 李梦雨

太行山脉东麓，保定易县紫荆关镇，有瀑群美景，天成不作。是名水瀑沟。时值初春，半融半冻，壮矣美矣。

人其境，风迅如雷。严冰千尺，晶莹剔透，如雕如塑。鬼斧神工，千变万化，人工何能及其万一？前行数十步，又见水瀑直下，断壁千尺，巍巍乎似汪洋之决其流；梯级而下，浩浩乎如江河之泛其波。中广可行船，窄难容一人身。自冰底流出，湍而不息，冰下通道险隘。续前行，至其源。挂壁飞流，如坠寒渊。举目四望，环瀑皆山。寒风随舞，拂面醉人。立看久之，欲歌欲哭，情不能自已。又自原路而下，或步或奔。而此行亦尽兴矣。

嗟乎！万物源水，生不能离，死亦难弃。水德至大，为老子所称美。不见“上善若水”乎？是其奔流不息，或人制之源，或天然而致，遇峭成瀑，遇沟成流，遇石则呜咽如歌。其本则只此源而已。

【作者简介：李梦雨，生于二零零八年，河北保定人。闾里书院文言写作五班学生。】

古韵新生军店镇

■ 代新成

鄂西北历史名镇军店镇，既有小家碧玉之美，又不乏大家闺秀气质。早在远古时期为彭氏族人的聚居区，史称“彭部落方国”，它上通川陕、下系汉水，过往商贾在此歇息，得名“下店子”，相传唐中宗李显被贬房县，曾在此屯兵，故又称“军马铺”。据史料记载，该镇已有1300多年历史。历史上，共有54位名人贤士与房县山水结缘，诸多典故轶事均落迹军店。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人文资源，使其成为军事交通重镇和商贸大镇。

军店镇最负盛名的古建筑为显圣殿，为纪念关羽垒石而建。显圣殿脚下，粉水河缓缓流淌，河水水质清甜，成就了当地红薯粉色泽晶莹、口感筋道的独特风味，用此河水酿造的黄酒亦色如玉青。三国时期风云际会，在此留下千古绝联，其中：“汉诸葛驻军马观桃园长望西川，费长房骑化龙经茅坪显圣下店”，有了“风烟千古绝唱”的诗意，更有“逝者如斯”的哲思。

古镇西高东低，古街依山而建，顺河延伸。相传唐中宗李显流放房陵时常至军店镇饮酒观光，每年将自酿美酒朝贡给母亲武则天，后感动母亲重立自己为太子，重返政坛。千百年来，当地居民依旧保持着酿黄酒、吟《诗经》的生活传统，让悠悠酒香与诗文风雅相融，萦绕古镇千年岁月。

古街向西向东南依山水傍河而建，街宽约5米，由青鱼青石纵向砌成，路面呈龟背形，既美观又便于排水。明清时期，军店镇商贸繁荣，建筑多保留这一时期风格，青砖黛瓦，雕饰精美。镇内遗存石碑坊、百步梯、六角亭、望母楼等20余处重要文化遗址。其中依山而建的望母楼，相传为乡贤吴员外思念母亲所建，体现了当地厚重的忠孝文化。在炊烟袅袅中仿佛看到吴母正精心地酿造千年《诗经》中所说“白茅纯束，有女如玉”美酒的场景。

一方水土养一方风物，三条水系滋养一方产业。军店镇有盘峪河、汪家河、军马河三条径流量较大的河流汇聚，为糯米种植和酿酒提供了优质水源。当地黄酒每年销售至江浙地区达300余方。镇内吴氏老宅四进院落静静伫立，正门铜色门楣上经年累月的磨损凹痕，无声诉说着古镇商贾云集、市井繁华的昔日盛景。

千年古镇不仅有温润文脉、繁盛商贸，更有赤诚热烈的红色血脉。

1931年，贺龙率红三军进入房县，创建了以军店镇为中心的鄂西北革命根据地。从抗日战争到抗美援朝，古镇人民踊跃参军，各家各户门头挂满“军属光荣”牌，最多的一户大门上曾挂有十四块牌匾。

岁月更迭，山河如新，千年古镇焕发崭新生机。如今的粉水河畔，青草依依，荷风阵阵，河水串联起八座古桥，滋润着老宅民居与街店商埠，与高速公路、国省干线共同演绎岁月静好。那些温润的古街故事，依旧在老人口中娓娓道来，也渐渐被年轻后辈记在心里、代代相传。新一代军店人赓续古镇农耕文脉、乡土根魂，厚植红色基因，乘着“两山”理念的春风，锚定和美乡村建设方向，奋力书写古镇发展新篇。

